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的四重维度

万广远
山东大学

摘要 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集中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新时代，更好发挥革命文化启智润心、铸魂育人的功效，需要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在把握中国革命实践历程、坚持科学理论中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在把握中国革命的历史特征和时代意义中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坚持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在保护革命物质遗产、感悟革命精神财富中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坚持全局性与地域性的统一，在统筹全国革命文化资源、推动百花齐放中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

关键词 新时代；传承；弘扬；革命文化；维度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80401 **文章编号** 2664–1127.2026.0804.1–6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变革过程中创造的独特文化形态①，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思想和精神要义，是党领导人民和军队取得革命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革命文化，多次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②“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③……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一、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在把握中国革命实践历程、坚持科学理论中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

革命的理论必须与实际的革命运动相结合，革命的行动也必须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理论指导、理论斗争和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党和人民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引。

革命文化的理论性，是指其拥有系统、科学、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核心支撑，为具体的革命实践提供价值判断、理论指引、行动导向。中国近代历史反复证明，没有科学理论指引的革命实践，如太平天

© **The Author(s) 2026.** CC BY-NC-ND 4.0. **Article History:** Published: 15 August 2026 (online), (print).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Shèhuì kēxué lǐlùn yǔ shíjià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ISSN 2664–1127 (Print). Published by Creative Publishing Co., Limited 开元出版有限公司. Email: cpcl@cpcl.hk.

①薛光远，岳甜甜：《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28–34 页。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第 5 版。

③《习近平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人民日报》，2021 年 3 月 31 日第 1 版。

④彭家年：《党的建设概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年 5 月，第 309 页。

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终将走向失败。这些实践虽然也产生了反抗性的文化，但是本质上仍属于旧式救亡运动，不可能形成持续的、进步的革命文化形态。而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在以“为谁革命，靠谁革命”①问题上始终坚持群众史观，唤醒了千千万万工农的革命思想、革命斗志，在源头上树立了中国革命“人民至上”的文化底色。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过程中，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系统理论，不仅指导了伟大的革命斗争，还构建了本土化的革命思想，为革命文化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来源。故此，理论性是革命文化的灵魂与核心，规定了革命文化的价值立场、思想逻辑和发展方向。

实践是革命文化的现实载体，是革命理论生成、发展、检验与传播的土壤。没有创造性的革命实践，就不可能产生创造性的革命理论②。正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在井冈山的斗争中逐渐成型，“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观点始于遵义会议一样，所有革命理论都是对革命实践的提炼和总结，而非一个或者几个人的主观臆断。革命实践还是检验革命理论真理性的根本标准。近代中国出现的各种改良主义、空想主义、教条主义，未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在救亡图存实践中屡次破产。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经历成千上万次斗争的反复检验，其科学性也不断被验证，最终沉淀为革命文化稳定的理论内核。与此同时，革命的实践还不断推动革命理论的完善，中国共产党在依托系统理论解决许多新矛盾、新问题的同时，不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持续为革命理论补充新内容，丰富和拓展其思想内涵，进而完成革命文化的迭代更新。③

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动的实践，不经过实践的理论是空泛的理论。理论性塑造革命文化的思想内核与价值方向，赋予其科学先进性；实践性构筑革命文化的现实根基与传播载体，赋予其鲜活生命力。革命文化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不是相互割裂、彼此独立、单向作用的，而是互相依存、双向转化、辩证共生的关系。理论性和实践性是革命文化的天然属性，单从理论维度或者单从实践维度都无法定义革命文化。如果革命文化脱离了理论性，就只剩下简单的民众反抗情绪以及碎片化的斗争行为，缺乏了理想信念的引领、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无法达到吸引、凝聚群众的目的，无法形成持久的革命力量，只能是一种简单的、基础的抗争文化。④脱离了实践性的革命文化，仅仅停留在本本上、课堂中，那就是一种空洞的理论传输，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就难以被理解、接受、认同，只能是一种僵化的、教条的说教文化。所以说，完整的革命文化必须同时承载科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和革命实践的鲜活底色，二者缺一不可。二者循环往复的双向转换和协同演进，共同构筑起革命文化完整、鲜活、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刻彰显马克思主义知行合一的根本特质。

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必须深刻把握革命文化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的内在逻辑，既夯实科学理论根基，又扎根现实社会实践。要坚决避免“重实践轻理论”的浅层化传播，也要坚决规避“重理论轻实践”的教条化灌输，推动革命文化落地于立德树人的火热实践，让革命文化持续发挥铸魂育人、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

二、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在把握中国革命的历史特征和时代意义中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

革命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先进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实现民族独立、求得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中共同创造的，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

①唐春元：《毛泽东的政治战略理论与实践》，沙健孙等著：《政治战略家毛泽东》，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年 5 月，第 191 页。

②李捷：《党的理论的百年探索》，《党建》，2021 年第 7 期，第 58–66 页。

③冯俊：《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中前进》，《党史文苑》，2022 年第 1 期，第 58–61 页。

④《坚持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理想信念》，《人民日报》，2020 年 1 月 17 日第 3 版。

践中丰富和发展的。①历史性，或称阶段性，承载特定历史阶段的斗争记忆、理论成果与精神谱系，划定革命文化的生成背景与历史内涵；时代性，或称全时性，是革命文化的生命活力，立足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任务，不断实现内涵拓展、形式创新与价值转化。

革命文化的历史性，是指革命文化生成、成熟、定型于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其所有精神内核、红色符号、价值规范、经典叙事都有清晰、具体、真实的历史依托，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革命斗争的文化凝结。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国情社情，备受欺压凌辱、深陷民族危亡的历史困境，是革命文化孕育产生的历史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是革命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和军队走出了一条全新的救亡图存道路，彻底改变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局面。在此过程中催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智慧结晶，以其独一无二的精神内涵、红色故事、文物传承，体现出革命文化的阶段性特征，赋予其厚重、严谨、真实的历史品格。②

革命文化的时代性，是指革命文化不会停滞于革命战争年代，不会随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短期历史结束而消失，其核心价值、精神内核能够突破有限时间束缚，拥有跨越时空的持久生命力。顺应不同时代的发展任务、社会环境、传播方式，不断更新表现形式、拓展价值内涵、对接现实需求，革命文化就能持续为当下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面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任务，革命文化也与时俱进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从革命时期的动员群众、鼓舞斗志、凝聚革命力量，到建设时期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再到改革时期的解放思想、敢闯敢拼，革命文化全程在场、持续发挥作用。③

历史性与时代性同样不是相互割裂的。历史性是时代性的源头，时代性是历史性的延续。无源则流断，无流则源枯，二者是一体共生、有机融合的辩证关系，共同构成了革命文化完整存续的历史逻辑。一方面，一切精神文化无法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凭空产生，历史性铸就革命文化的本源根基与精神底色。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核、价值理念、英雄叙事，全部源自于百年革命历史，具有不可复刻的历史属性。脱离了历史性，革命文化就将失去明确的诞生时空和根源基础，沦为凭空捏造、歪曲解读，沦为空洞抽象的道德口号，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另一方面，文化不是僵化静止的历史遗存，时代性焕发出革命文化的内在生命力，赋予其跨越时空、服务现实的价值内核，蕴含其中的对党忠诚、爱国主义、人民立场、共产主义理想等核心特质，能够与不同时代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彰显鲜明时代特征。脱离了时代性，革命文化将固化为一段尘封的历史，丧失现实感召力与实践价值。

时代任务的不断更新，使得革命文化始终保持现实意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革命文化以其坚定的理想信念、强烈的担当意识、艰苦奋斗的精神、甘于奉献的品格、人民至上的情怀，可以有力抵御理想信念淡化、奋斗精神弱化、功利主义抬头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思潮，成为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精神武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既要守住百年革命历史铸就的精神根脉，又要立足时代使命创新表达、转化价值，实现历史传承与时代发展有机融合。必须坚决克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坚持所有文化创新必须恪守历史本原，使用权威史料，还原革命史实；也要坚决克服“重历史轻现实”的保守僵化思路，推动革命文化的现代化、青春化传播。④跳出单纯“回望历史”的局限，深度融入思政教育、精神文明、党风廉政、社会治理等现实实践，革命文化发挥出全新的时代功能。在传播方式上，革命文化也从纸质报刊、口号标语、话剧歌谣等，转变成红色影视剧、短视频、动漫以及红色文旅、直播体验，等等，让红色历史对接时代生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源源不断、贯穿全程的精神动力。

①曹开华:《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生成的三重逻辑》,《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 年第 2 期，第 3–11 页。
②于化民:《党史视野中的中国革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 年 7 月 5 日第 5 版。
③范希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大力弘扬革命文化》,《红旗文稿》，2023 年第 6 期，第 44–47 页。
④吴德刚:《坚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自觉》,《学习时报》，2019 年 6 月 3 日第 A1 版。

三、坚持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在保护革命物质遗产、感悟革命精神财富中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

任何文化都由物质形态与精神内涵共同构成。革命文化也天然包含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核两大特性，革命旧址、文物、文献等物质载体是其“外壳”，理想信念、革命精神、价值信仰是其“内核”，外壳承载内核，内核通过外壳显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物质与意识”哲学原理在革命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

革命文化的物质性，是指一切承载革命历史、革命精神的，可感知、可触摸、可留存的客观有形实体，是能够直观观测、实体留存、实地参观的物质形态，是精神得以寄存、传播、传承的现实依托。革命文化的物质载体，大致可分为空间类、实物类、文字类等三种类型。空间类物质载体，包括革命旧址、纪念馆、烈士陵园等，如：遵义会议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等等。这些实体建筑是革命实践发生的物理空间，或发生过伟大的革命斗争，或召开过重要的军事政治会议，或产生过重要的革命理论，使得它们成为承载初心使命、革命精神的红色空间。实物类物质载体包括革命武器、生活用品、烈士遗物等，如：朱德的扁担、八路军用过的旧步枪、群众支前用过的小推车，等等，是革命年代真实使用过的器具，是还原革命岁月不可替代的红色物证。文字类物质载体包括报刊书籍、传单标语、文艺作品等，如：《共产党宣言》刊印本、红色歌谣手稿、老照片，等等，是革命理论、革命故事、革命作品的真实记录，也是精神传承的文字媒介。①

革命文化的精神性，是指在革命实践中淬炼形成的思想、价值、信仰、制度以及精神谱系，是各类红色物质载体承载的灵魂与本质。上述各类建筑、器物、文书，如果不被赋予革命精神等红色文化属性，它们也只是一些普通的客观物质，只有承载了思想内涵、精神符号，它们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红色文化载体。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核，大致可以分为革命理论、革命精神、价值理念等。革命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科学思想，既回答道路、方向、力量等根本问题，也回答战法、打法、制度等战术问题，包括“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群众路线”“游击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一些报刊文件、会议旧址、理论手稿等，本质上都是革命理论的具象化记录。革命精神是革命文化最鲜明的精神标识，由一系列诞生于伟大革命实践的优秀特质汇聚而成，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这些精神寄托于一些具体的物质载体之上，如长征路上的草鞋担架、半条棉被等，都是长征精神的物质见证。价值理念是革命文化的道德内核，包括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民服务甘于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一些红色家书、革命诗词，承载了革命先辈的这种家国信仰和价值追求。

革命文化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统一于革命文化创造、保护、传承、发展的完整历程。一方面，物质性是革命文化的存在基础，没有各种有形的物质载体，就没有可被后世了解的革命历史场景，没有可被后人感知并长期弘扬的革命精神，最终会逐渐消散。另一方面，精神性是革命文化的本质内核，剥离了精神内涵，革命旧址只是普通房屋，革命文物只是破旧器具，红色文献只是普通纸张，不再具备革命文化的特殊意义。物质性和精神性是载体与内核、具象与抽象、存在与灵魂的辩证共生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成就、双向赋能、循环转化，贯穿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全过程，构成革命文化完整的存续发展逻辑。

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必须坚持物质性与精神性的有机统一，既不能“重物质、轻精神”，一味修建场馆旧址、陈列文物，只是为了组织游客参观打卡、旅游消费，而忽视了对背后革命精神、思想理论的深度解读；也不能“重精神、轻物质”，脱离实物、史料等物质佐证，空谈革命精神、理论条文，缺乏历史说服力，无法引起心灵的共鸣。必须坚持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核统筹兼顾，既保护好革命文物、革命旧址等红色物质遗产，守好红色实物根基；又要深度挖掘、阐释各类物质载体承载的革命精神谱系，让抽象精神拥有真实、厚重的物质史实根基，做到以物传魂、以魂赋物，推动革命文化持续发挥培根铸魂、凝心

①王炳林：《以深化红色文化研究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长江文化研究》，2026 年第 2 期，第 108–124 页。

聚力的时代作用。①

四、坚持全局性与地域性的统一，在统筹全国革命文化资源、推动百花齐放中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

革命文化是整体与局部、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文化形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是在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使命任务、一致的价值追求指导下进行的，而又因为各地差异化的斗争实际，如敌我对比、地形地貌、群众基础等，在不同地域呈现出差异性的文化形态。

革命文化的全局性指的是适用于全国所有革命区域、贯穿全部革命阶段的统一思想、统一目标、统一价值与统一精神主线，是所有地域性革命文化共同遵循的根本准则，也是统领各地红色资源的共同底色。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实现民族独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国统一的主题与任务，是一场覆盖全中国的整体性革命事业，这是革命文化全局性的基本历史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所有根据地、所有党组织、所有革命斗争，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革命理论为指导，坚守统一的指导思想、革命纲领，坚持人民至上、爱国奋斗、奉献牺牲等核心价值，党的建设、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统一战线等战略路线。如果说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一个贯通于全国的完整革命历史脉络，各地革命历史都是这个整体链条中的某一环节、有机组成部分，各地采取的革命政策、进行的革命斗争、发生的革命故事，本质上都是这个整体脉络在地方的落地落实，始终服从、服务于全局。

革命文化的地域性，指的是依托特定地域的地理条件、社会结构、斗争实际、民俗文化而形成的差异化、本土化红色文化形态，是全局革命文化在地方的具象落地与特色延伸。地域性革命文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地域性红色资源，包括区域独有的斗争历史、英模事迹，独一无二的革命旧址、革命文物，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延安中共中央长期驻地、白山黑水间的东北抗联故事，等等。二是地方特色的红色精神，这些精神既坚守统一的全局性价值内核，又凸显地方斗争特质、为全局革命精神增添多元内涵，如苏区精神强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心信念，太行精神主要体现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坚毅，沂蒙精神突出表现老区群众拥军支前的军民鱼水情，红岩精神突出国统区地下工作的坚贞不屈，等等。三是区域性红色民俗文化，如各地独特的民俗、语言、文艺载体——陕北民歌，苏区采茶戏，沂蒙山小调，华北梆子，等等，这些吸纳了乡土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既传播了革命思想，又以颇具地域风情的方式落地传播，是地域性革命文化的重要表现。②

唯物辩证法指出，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这也是革命文化的全局性和地域性的辩证关系，全局性是共性，地域性是个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体现并丰富共性，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丰富，统一于革命文化创造与传承转化的全过程。革命文化的全局性是地域性的根本遵循，为地域性划定价值边界与历史框架，保证地方红色文化不狭隘、不偏向；地域性承载并丰富全局性，让革命的理论、精神、历史脉络由宏观抽象变得具体、可感，依托差异化、具象化的地方红色资源落地、传播。

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统筹全局性与地域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顶层设计时，要坚持全局引领，立足全国革命文化整体框架，统一革命历史叙事，统一红色价值导向，最大程度凝聚全国人民共识，避免散乱无序的情况出现。在具体工作中，要立足区域特色，充分焕发地域性革命文化的生命力，因地制宜保护红色遗存、打造本土红色文化品牌。经过双向联动、协同发展，各地红色资源得以串联整合，成为完整统一的全国革命历史叙事，推动革命文化全域传承、百花齐放，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红色精神

①育心：《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光明日报》，2024 年 3 月 13 日第 11 版。
②陶迎春：《地域性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理论探究》，《黑龙江日报》，2025 年 4 月 22 日第 8 版。

力量。①

引用本文 万广远. 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的四重维度 [J].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2026, 8(4):1–6. https://doi.org/10.6914/tpss.080401.

Cite This Article Guangyuan WAN. (2026). Four Dimensions of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the New Era.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Shèhuì kēxué lǐlùn yǔ shíjiàn*), 8(4):1–6. https://doi.org/10.6914/tpss.080401

Four Dimensions of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the New Era

Guangyuan WAN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Revolutionary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 key founda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 embodying the advanced na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better realize its functions of enlightening minds, nurturing hearts, and cultivating souls,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the new era should uphold four unities: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by understanding the course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adhering to scientific theory; the unity of historicity and contemporaneity by grasping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unity of materiality and spirituality by protecting revolutionary material heritage and appreciating revolutionary spiritual wealth; and the unity of the national whole and regional diversity by coordinating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sources nationwide and encouraging diverse local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era; Inheritance; Promotion; Revolutionary culture; Dimensions

〔责任编辑：黄欣 cpcl@cpcl.hk〕

①王婷:《地域文化在坚定文化自信中的重要功能》,《红旗文稿》, 2019 年第 22 期，第 35–36 页。